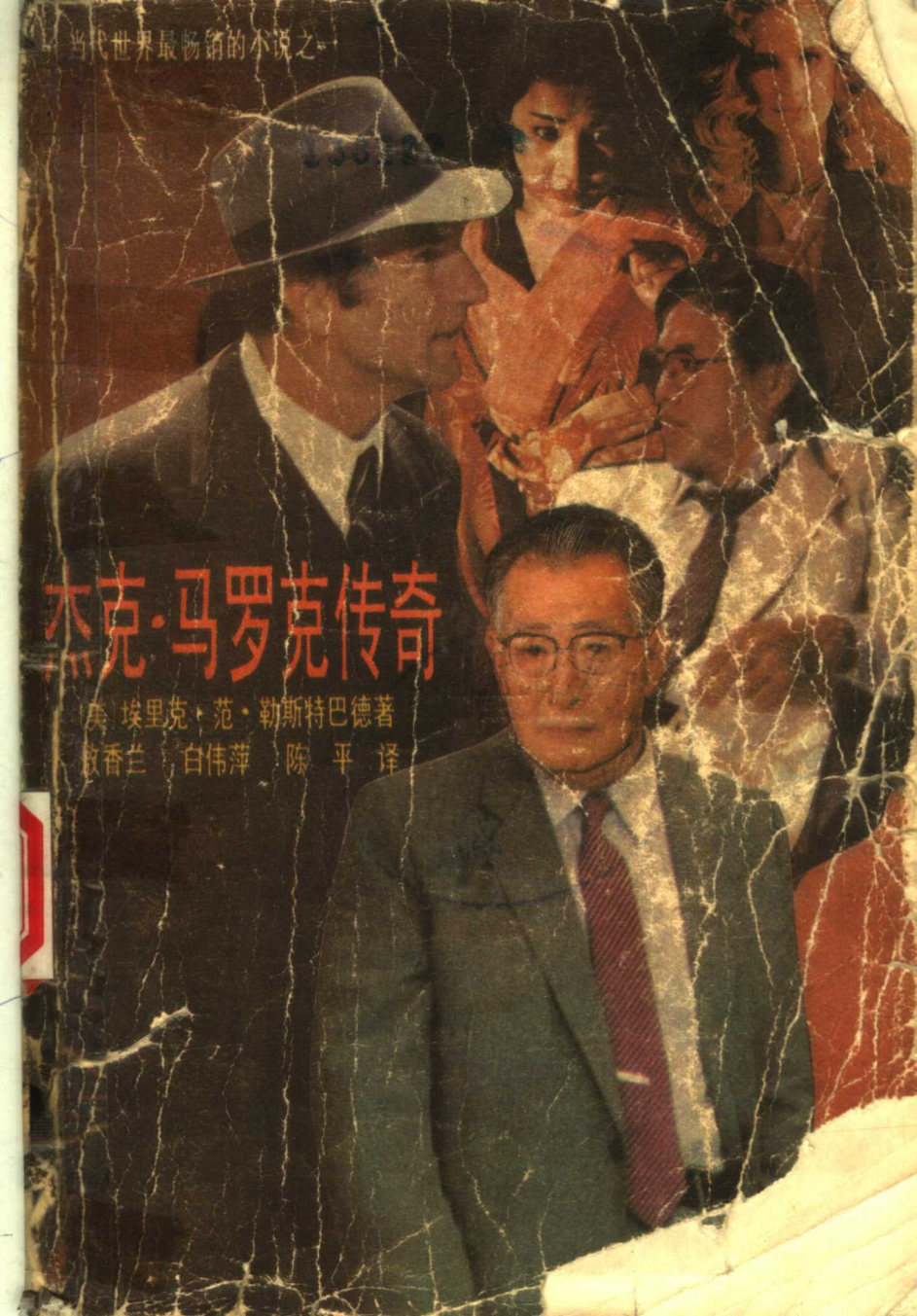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杰克·马罗克传奇

美 埃里克·范·勒斯特巴德著

欧香兰 白伟萍 陈平译



当代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杰克·马罗克传奇

〔美〕埃

敖香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呼和浩特

据美国 Ballantine Books 1985 年版本译出

杰克·马罗克传奇

〔美〕埃里克·范·勒斯特巴德 著

敖香兰 白伟萍 陈平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5 字数：397 千 插页：2

198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25 册

ISBN 7-204-00864-2/I·140 定价：6.00 元

作者简介

埃里克·范·勒斯特巴德生长在格林威治村，并在那里读到中学毕业。1963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创建了一个独立的演出公司，从而卷入娱乐事业达十五年之久。公司的业务包括旅游、商品销售、招聘人才、广告设计等。他曾先后在饮料和杂志销售柜台、电子唱片服务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唱片服务部、迪克·詹姆斯乐队及美国陆军工作过，还为“全国广播公司每晚新闻”撰过稿，在岩石上雕刻过埃尔顿·约翰的肖像。

自1979年起，拉斯特巴德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为当今世界畅销的五部小说《杰克·马罗克传奇》、《巫女》、《忍者》、《海上女妖》和《黑心》的作者。

他同他的妻子生活在纽约、南安普敦和维多利亚。

序 幕

夏季。东京丰岛区。

雨地里，出现了一位驼背老人。他收回打着的象船帆似的稻草雨伞，小心翼翼地登上路边的石阶，拾级而上，蹑手蹑脚地走过了从房顶上往下滴水的竹管儿旁。

他停下步子，象最注意听讲的小学生一样，侧耳聆听着。雨点打在他背上的啪啪噼噼声和脚下流水的汨汨声汇合在一起，使他产生了一种既忧郁又快乐的混杂感，从而想起了儿时父亲说过一句话：“甜美中蕴含着悲哀。当你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时，你就不是个孩子了。”

老人摇摇头，淡淡地笑了，然后撩开了小酒店门上垂着的珠帘子。

这是个街坊小酒店，屋子不大，里面烟雾缭绕，挤满了饮酒、吃饭的人。

他走过一个穿和服的高个子的身边时，那人向他寒暄道：“您来啦。”他点点头表示回答。他很欣赏那黑色和服工艺的精巧。

他在一个桌前坐下。一位男招待端来一杯冰镇啤酒，放在他面前。他点点头表示感谢。他点的菜是他经常来这里吃的他最喜欢吃的烤狮头。他认为，整个东京再没有比这儿做这种鱼做得更好吃的了。

啤酒下肚，他感到十分凉爽。饭来后，他开始与旁边的人认真交谈起来。尽管他注意到了那位高个子男人掀开挂在

后门上的帘子走了过去，也没有打招呼。

这个小酒店不是典型的日本酒店，虽然它的前厅和千千万万个分布在日本列岛上的酒店一个样子，但它的后面有一条过道，旁边是一溜小房间。

在日本，建筑物的面积传统上都以长约六英尺宽约三英尺的草席子即榻榻米的面积估算。

身材高大的男人叫日莲。他走过后，停下步子，环顾了一下。这溜房间最大的有十八个榻榻米大，房间里放着矮长的装有抽屉的杨木桌子。一张桌子的四周围着一帮着工作套服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子：前倾着身子，敞露着白衬衫，扎着斜条纹领带，眼睛发亮，满脸流汗，汗珠在灯光照耀下，象珍珠似地闪着光。

日莲轻蔑地注视了一下，然后移开视线，转移到另一张桌子周围的一帮上身裸露的赌徒身上。这些人以皮肤为衣，从手腕到脖颈，从胛骨到腰部，到处都刺满了图案。这就是所谓的“文身”。日本的文身艺术与世界其它地方不同，所用的颜料是活性炭研成的；操作工具不是电针，而是特制的锥子和鑿刀。这种文身艺术在日本已流传几百年了。他知道在一个人身上完成这种工艺要花费多年。他钦佩这些人钢铁般的意志，觉得他们能忍受文身所受的痛苦，一定是与痛苦有缘。

他扫视着每个人。这时，有两个飘垂着印有彩色图案的丝绸布料做成的长袍的高级妓女，弓着腰来到了他的面前。那长袍上的彩色图案很有意境：灌木丛中跳出一只老虎，两只前腿直竖着。前面是一条奔流的小河。小河上露着个龙头，上面罩着一团祥云。河面上还有几个渔民荡着一条小舟，载着他们的捕获物。远景为戴着白帽的富士山，谦卑地

对着大海与人。

桌面上堆放着大量的钱。日莲视而不见，不以为然。

妓女们从小酒店的厨房里不断端来米酒和饭团。

一位赌徒站了起来。日莲想：可能他的运气不好，输了很多钱，对赌桌感到厌倦了。他看到这个可怜鬼跌倒在走廊里，不禁咧开嘴笑了。

他离开这儿，走进了靠后的一个有六榻榻米大的屋子。出来时，两个女人向他收了赌场门费，才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

日莲走过为顾客准备的爽身的浴间，最后来到拉门前，脱了鞋，拉开门躬身进去了。

里面是个约有九榻榻米大的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黑漆的矮桌子。桌子左面主人的位置上坐着贵山。他是这个酒店的老板，也是东京最有势力的樱花集团的首领。

樱花集团是一群歹徒。不过，日本的下层社会组织与其它国家不同，是有着严格的道德规范的。如果看到歹徒间互相尊重的样子，那恐怕就是樱花集团的成员了。

那黑漆桌子上镶嵌着表示贵山家族门弟的古人头盔上的羽毛。周围是大小不同的量稻米的斗的图案。古代日本人以之象征富庶与繁荣。

在贵山的左侧，贵宾席上，坐着一个干瘦干瘦的胸脯下陷的人。他的瘦脸上生着一双暗淡无光而显得十分凶狠的眼睛。

三个人互相鞠过躬后，贵山沏好了绿茶，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每个人手里，各自品尝了起来。这中间谁也没说什么。

“这茶味道真好。”那胸脯下陷的人首先开了腔。他穿着一身紫色条纹西服，露着白衬衫，扎着斜条纹领带。除了

脸上有很深的麻点儿外，同坐在十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的
那些赌徒没啥两样。

“非常感谢您，利男先生。”贵山低着秃头说。他把头几乎低到了地板上，半天没动，仿佛成了一个小雕像。他胸脯丰满，四肢发达，脖子象公牛一样粗，面部粗糙而挺阔。与日莲面容清秀、皮肤细腻、文雅神秘形成显明对比。他显得妄自尊大，无论是席地而坐，还是走路，都体现出这一特性。他那隆起的额头，平展而有光泽的面颊，使得日本的艺术
家见后会无不认为是最具典型性的。

“我们时刻都欢迎你来‘朝圣屋’。”贵山说。

利男憎恶地微笑了一下。他知道这句话是贵山日常用来捉弄人的幽默语。以“朝圣”为酒店之名显然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我敢断定，你们看到我的下场，就不会理我了。”

“哦，不会的，观察家。”贵山说，“如果你被赶出来，那儿就会有声称是最出色的人代替你。我们不会去理他，我们会保护你的，我们不想对他比对你更好。”

利男对这些奉承话觉得很顺耳，只觉得受到了激励，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堪。他从来没从自己的上级那儿得到过如此的关怀。“谢谢！”他说，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想从容地掩饰自己的高兴心理，谨慎地看了看手表说：“请原谅我的不礼貌，时间左右着我们的议事日程。”

“当然。”日莲说，但他却没有说下去。

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屋子，显得格外寂静。那些狂热的赌徒们的吵嚷声如同波浪似地时而沿着长长的过道向这里涌来，使他们感到仿佛坐在海边一样。

利男开始不安起来，他看到日莲那虚饰而毫无情感的目

光重新盯向自己，感到非常紧张。他的胸口闷得很，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日莲的目光如魔爪伸进了他的喉管儿，使他欲言而不能。

贵山也在偷偷地注视着他。他太紧张了，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贵山想：这种离奇的寂静，是如此令人胆寒！过不了多久，利男就会烦躁不安，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在围棋比赛中，贵山曾观察过日莲，他正是用这种战术，首先使对手产生错误的判断，然后迅速挥动棋子。他把历次比赛的诀窍都藏在心底，看穿对手的棋路，最后摆下决胜的棋子。

在利男的额头和那散布着麻点的凹陷的脸上浸出汗珠的时候，日莲那张显得十分严厉的嘴巴翘了起来。只见他从黑色和服里掏出一把金钥匙，低下头去打开藏在榻榻米下面地板上的锁，提起一块儿木板，拎出一个象妇女帽盒大小的竹篮，放到黑漆木桌上贵山家族头盔的羽毛上。

利男被惊呆了。“就是这个吗？”他有点儿口吃地问。

日莲没做声，掀掉篮盖儿，非常神秘地把它放在身旁的榻榻米上。

“请问里面装的是什麼？”利男的嘴里因缺少唾液而嗓音发干。

日莲一只手推着和服的袖子，一只手伸进篮子里。他的手拽出来的时候，利男的舌头顶住了上腭。“啊！”他的太阳穴仿佛被击了一棒似的，大叫了一声。因为他看到眼前一个被割下的人头，血淋淋地被日莲拎了出来，来回轻轻地摇动着。

“阿弥陀佛，秀文先生！”利男认了出来。

“是你们公司的，你的竞争对手！”日莲不紧不慢地说，转而他的声音放高拉长起来。“你不是非常希望被提升

吗？”他身上中国人的特征比日本人的特征更多些。

“是的，但是……”日莲摇动人头的动作使他作呕。尽管如此，他的眼睛还是离不开这个可怕的渗着血的如同战旗似的东西。他的声音如同醉鬼一样含混不清。“我不认为这样……我闹不清……我……。”

日莲说：“秀文被隆之偏爱，”他那高而有些古怪的声音更增强了这不寻常的气氛。“他正准备同靖夫先生——你的上级的女儿结婚。婚礼很快就要举行。因此，经我们研究就决定了他的命运，还有你的。你会受到关怀，引起重视的。利男先生，这桩婚事将会推给你了。”

“你要站在正派人这一边，去解决你的问题。”贵山说。

“但是，这……”他觉得象是做了场噩梦似的。他想高兴，却高兴不起来，不过，象铁箍一样箍在他身上的恐惧消失了。

“十天以后，”日莲说，“那就太晚了，秀文就结婚了，就会成为靖夫家的成员，你就不可能碰他了。”

“你将看到再无别的选择了。”贵山凝视着他的客人说，“是不是，利男先生？”

他尽最大的努力才说出：“是、是。”利男如同在地狱中耳闻着这些启示似的，他的全部修养告诉他，他已经坠入了邪恶的深渊。他是在困境中主动请求他们帮助的。贪婪和野心使他无视后果。他的心情如湖面上的涟漪，由里向外激动着。

他知道不管自己愿意与否，自己已越过了一个无形而强大的障碍物，但是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安稳的生活境地了。他感到家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离自己如此之远，今后只有

依靠贪婪和野心过活了。他闭了一会儿眼睛，想稳住自己的情绪，以避免他们的疑心，从而保住自己的后路。

“现在你在事业上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贵山以欣喜的表情说。日莲认真研究过利男的窘境。如果利男不请求帮助，他们就会制造事端迫使他不得不请求。贵山认为这种方法见效过慢。“几年内靖夫先生的慢性病将会无法克服。尽管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时间也会强迫他让位的。”他冷笑着说。白白的小牙象狐狸的牙一样发着光。“到那时，我们都要庆祝，嗯？”贵山大笑起来。“别人会称你为精明的领袖利男的。你听起来会有何感受，我的朋友？”利男点点头，表示感谢。贵山接着说：“你看，我们都为你高兴。现在你已成了我们团体中的一员了，我们会照顾你的。”

三个人端起茶杯又喝起了茶。这时，响起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日莲起身走到贵山后面的隔扇前，拉开了拉门，静静地站在那里，好象在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一件复杂而神秘的艺术品似的。

他愣愣地盯着眼前半昏半暗中的人影，自言自语地说：“你终于来啦！真的，我没想到你会来！”

酒馆儿外面，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点打得树叶下弯，然后落在了树下。

“这是个绿色的国家！”

街道两旁布满了由鸢尾属和绣球花属植物交织成的绿丛。各种颜色的栀子到处可见，好象在羞怯地寻找着赞叹。

“这是个绿色的国家！”

杰克·马罗克听到曼迪的反复赞叹后不禁笑了。他们俩蹲在“朝圣屋”对面房屋的滴雨的大门下。雨对他们的观察

很有帮助，使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听到。

当然了，这是个绿色的国家。杰克想：现在是梅雨季节，日本人喜欢在各种繁多的植物中寻求快乐。他们把这种感受称之为“和静”。这种和静属于人们，就象高山、大海和空气一样。初夏，梅雨中繁茂生长着的郁郁葱葱的植物在大自然中是最和静的。

杰克看了看石英表说：“曼迪，去把他们都叫来。”他在曼迪耳边耳语了几句后说，“到时间了。”

这个中国青年点点头，消失在了雨夜中。过了一会儿，他带来四个人。他们都是中国人，在香港工作站受杰克的严格训练，日语说得都很流利。但与杰克全然不同，他们都是第一次到日本来。

看着他们走过来，他象一位父亲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们似的，为他们的准时和具有专业技能而感到骄傲。他们都穿着鸡心领短袖衫儿，黄褐色马裤在大腿上发着光，额头上扎着印花布带儿，脚上穿着大脚趾和其它趾头相分着的胶底靴子，看上去象手套似的，松软，易弯曲，如印第安人的鹿皮靴。容易跟脚，行动方便。

总之，他们是以工作人员的面貌出现的。他们挤在门口，都想给杰克留下深刻的印象。

杰克没再看表，他心里计算着时间。过了几秒钟，他知道已经到了预定的时间。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对面“朝圣屋”的门。

“杰克，”曼迪靠近朋友身旁说，“他不在这儿的话，怎么办？”

“他在这儿，没错。”

曼迪焦躁不安地看着朋友的脸，忽然感到有一股寒气流

过了全身。他想：我的愿望是我们决不能来这儿。今天是这个月的第四天，在八卦术上四是代表死亡的，是有不祥之兆的。愿所有的神仙都来保佑我们。想到此，他说：“这里危险性很大，你曾怀疑过提供情报的人吗？”

“他在这儿。”杰克重复道，“我的消息是可靠的。”曼迪想：要是别的人而不是日莲在这儿就好了。要是他在这儿，就马上打败他。

杰克和日莲之间有着非凡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仇恨的河流真是太深太宽了。当日莲出现时，杰克一定会不冷静的。我要保护他。

杰克做了三次深呼吸，可能是由于心情紧张而加快了他的脉搏跳动。他的身后仿佛有潮汐在推拥他前进似的。他想：日莲，我终于找到你啦！暗影追赶着他失去了的部分记忆。禁锢在他心头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进入了无政府状态中。血液犹如一场猛烈的冲锋似地奔涌着，涌向了他的耳鼓。

“好了。”他用混浊的声音说，“咱们走吧！”

红红绿绿的霓虹灯辉映着路面。几个人蜷缩在雨伞的挡布后面，躬着腰，斜对着雨，向路对面奔去。一只狗悲哀地吠叫着冲进了小巷，狭窄的巷道两旁的墙壁上回荡着狗的叫声。

这座城市的边缘地带，如同炉膛里发出的光一样，远处看去非常暗淡。闪烁的五颜六色的灯光被雨淋浇着。

杰克率先穿过了珠帘，引起了很大的响动。曼迪在他旁边，其他人跟在身后。他的胃在下垂，感到一阵紧张。长期以来他不是独自一人。他是旦台集团的一名成员。这次是重返日本。

“有一条水流冲断了道路。”当顾客们转过头来，酒店

里的领班走过来时，曼迦耸耸肩说，“梅雨季节到处都是雨水，我们把这六条街道的房屋都要检查一下。”

为了不惹人注目，杰克悄悄地穿过了烟雾。被打断的嘈杂声又响了起来。人们又举起了酒杯，荡起了说笑声。烤鱼的香味儿与香烟、汗水的气味儿交织在一起。

他们跟着领班走着走着，突然加快了速度，迅速穿过了后面的帘子。他们挤过去时，站在门口的卫士掏出了手枪。但是曼迪和另外一个人猛地把他们的手撞在了锁骨上，然后拧到脖后，随之，他们的和服溢满了鲜血，横卧到了过道的地板上。入侵者迅速从他们身上跨了过去。

谁也没有作声，按着预先约定，杰克让两个人进入赌房，另外两个人进了靠前的房间。他自己和曼迪飞速穿过过道，来到最后面的房间。有消息告诉他，日莲就在这里。

两个人一个箭步冲到了隔扇旁。杰克注意到隔扇外的这间屋子，是个有六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深红色和鸽灰色的花棉被叠放在草席上，房间的四角摆放着陈旧的乳白色铝制品，墙上挂着几把入了鞘的刀。

他挺挺地站在那里。这时，有一个人拉开隔扇，有两个人跨了过来，与他面面相视起来。

这是两个上身裸露、发达的肌肉上刺满图案的男人。他们猛地抽出马刀，向杰克逼了过来。此时，曼迪正在门楣外与一个卫士交战。

杰克迅即向右边挂着刀鞘的墙冲去，拽出了一把刀。立刻，他便知道这是一把三百多年前锻造的作为纪念品收藏着的宝刀，是古代最优秀的匠人用纯钢反复锻造成的，并有着名禅宗题字的举世闻名的锋利宝刀。

看到他的这个架势，两个文身的汉子闪到了两旁，想从

不同角度对他进攻，以获取成功。

杰克知道时间在不断地流逝，时针每响一下，他抓获日莲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分。

当两个文身的汉子向他扑过来时，杰克以最古老的搏斗技能悬在了半空，首先避开了右侧攻来的略显瘦些的文身汉子向水平方向抛来的叮当作响的钢环。

同样，他也做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用刀尖击中了对方的手腕，然后一挥而起，向另一个文身的汉子砍去。立时，刀刃穿过了这个人的胸肌，刺进了腹部。

这个文身的汉子尖叫了一声，用手紧紧地捂住伤口，翻倒在地。杰克立时又用左手按住了第一个敌手的脸，使劲儿用刀刺向他的右臂。当他的刀落到地上时，第一个敌手也死了。

忽然，一个长着一双疯狂的豹眼的文身的大汉跳到了杰克面前，拼足劲儿向杰克的头盖骨刺了过来。

杰克猛地闪到了这大汉的射程之外。

当这个文身的赌徒再一次凶狠地向他逼近时，他把刀举过肩头，猛刺了过去，刀尖一下刺进了赌徒的胳膊，发出了一声尖叫。

由于刀尖很快，杰克又用上了全身力气，刀穿透那个人的胳膊后，又在肋骨上捅了个窟窿，扎进了心脏。

血涌了出来，马上飘起了一股腥臭的风，有如刚打开的棺材的气味一样。这时，他听到门外的响声，急速从那人的尸体上跳了过去，来到门口。他看到曼迪正追赶着他的敌手穿了过去。

杰克挥舞着宝刀，穿过拉门，闯入了里间。

他看到有三个人正围着放在矮桌上的一件东西坐着。那